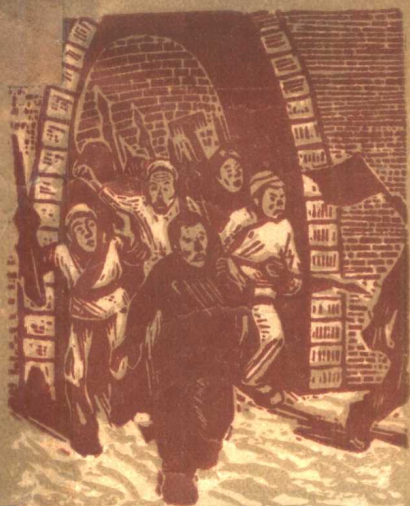




胡 远 著

小清河上的風雲

小清河上的风云

胡 远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長篇小說，寫的是解放战争时期，魯中小清河兩岸民兵对敌斗争的故事，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向山东发动重点进攻，糾結当地的地主恶霸，組織还鄉团，奸淫燒殺，无惡不作。作者通过一个村庄——耿家道口所經受的战争洗礼，寫出党如何在艱苦的环境中，領導和組織民兵以及广大人民羣众，向国民党軍隊和还鄉团作了坚决的勝利的斗争，最后终于打垮和肅清敌人，巩固了解放区，有力地配合整个战局，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解放軍報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1058 字數117,000 開本250×1168 1/32 印張6.5 插頁4

195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33,000册

定價(○)0.63元

目 次

第一章	青天綠水边	1
第二章	風起云漫	13
第三章	扭轉	26
第四章	北撤	40
第五章	头一仗	52
第六章	搶收	65
第七章	旧仇新恨	77
第八章	血的教訓	91
第九章	邱麻子的煩惱	104
第十章	联防	114
第十一章	死里逃生	130
第十二章	水上出击	142
第十三章	胜利归来	157
第十四章	两河之隔	172
第十五章	誰剿誰	186
第十六章	人民的河山	198

第一章 青天綠水边

濟南府有七十二泉：趵突泉、金綫泉、珍珠泉、黑虎泉……泉水噴出地面，匯成小溪，碧綠澄清，明澈如鏡，彎曲地流向東北，直入渤海灣。這，便是山東有名的小清河。

在河的中游的北岸，茂密的樹林里，有一個村落，名叫耿家道口。村子不算大，倒挺出名。

拿這個村為起點，向南六十里，是臥牛山；北去六十里，是黃河；往東、往西各三十里，是兩條汽車公路，打膠濟鐵路伸延下來，通到黃河北的一些城鎮。因為處在這麼個地勢，人們常常夸耀自己的村子是坐在轎里——兩條公路是轎杆，臥牛山和黃河是抬轎的；村前頭的小清河，正好是轎里的扶手。

縱貫全村的，是一條大車道，向南通過小清河，到五里遠的利國鎮。北鄉人們到鎮上去，必需經過耿家渡口。每逢“二——七”，鎮上大集的前後兩夜，這村通宵不斷行人。大車聲，“吭登吭登”；小車响，“吱吱扭扭”；牲口鈴鐺聲，“叮鈴當哪”……擺渡口上，更是一夜燈光不熄，櫓聲不停。

天一亮，一幅美麗的圖畫活現出來：肥沃的土地上，升騰着重重的濃霧，像開了鍋的蒸汽一樣；高大的樹木，一棵棵葉葉相連，像床大青紗帳般地籠罩着村舍；閑散的老鷹，飛出巢窩，開始在空中巡遊。待朝霧消散了，青青的臥牛山，顯出身影；小清河里的帆船，排成隊，緩緩地航行開了。……

耿家道口村能出名，還有個原因：村西頭，有座觀音廟，

每年正月十五、九月九，有香火会。每逢会期，人山人海，两台大戏对面唱，外加玩把戏，拉洋片的，煞是熱鬧。百里开外的老太太，也有来燒香的，火池里的香紙灰能积两大車，老和尚可收得二斗銅元的香火錢。……这种状况究竟繼續了多少年？沒有誰存心考究过。不过，庙院里的松树，却已一圍粗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村成了边沿区：北边，是清河区抗日根据地；河南岸，日本兵占了利国鎮，摆渡口对岸的河崖上，修了崗楼，炮口直冲着耿家道口村。汉奸队，今日来要粮，明日来催款，又把大树伐了去，修鹿砦，把木船拉去，填上土，修了圍墙。有时候，汉奸队进村来，正巧，八路军也来活动，两方面便乒乒乓乓地干起仗来。那时节，这村的人，白天不敢下南洼种地，夜晚得逃到根据地里安宿。……行人断絕了，观音庙成了鬼子汉奸拷打人的刑場。耿家道口这个村名，在周圍四乡人們的心里，由金鑾殿一变而为荒冢。

.....

世界上，有个人所共知的道理，就是：烏云不能長久遮沒太阳，黑夜再長，也擋不着黎明的来临。小清河两岸，人民的苦难日子，终于熬到了头——八路军拔掉了崗楼，赶跑了鬼子。滿生蒿草的大道，又踏明了；摆渡口上的灯火，又亮了起来；大庙里被砍伐了的老树根，也冒出了葱葱的綠芽。

不平凡的事件，也就發生在这座殘破的观音庙里。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个雨后的下午。

观音庙里，大变了样：牆上貼滿紅綠标語：“打倒封建地主，穷人要翻身！”“天明了，地主变成狗熊了；天亮了，

穷人起来算賬了！”“別看地主低了头，装穷赔情苦哀求，假情假意苦肉計，站稳立場莫上鉤！”“穷人要想筐子滿，必須掌大权！”“开展复查斗争，徹底消灭封建剝削制度！”……院子里，坐滿了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小孩子們找不到地方坐，就爬到墙头上、鐘楼上。众人們，一个个揚眉吐气，神情爽朗。只有地主耿月槐，心中不是个滋味。他站在大殿前，身靠着銘天柱，搭拉着脑袋。他那往日的威風，一扫而淨；他那肥头大耳，也皮松了。自称是虎下生的，虎威哪里去了？他哪里配作虎！打个比方：今天的耿月槐，只能比作半截燒糊了的木头。而他臉前的众人呢，就好比是拿着斧头，要劈了它当柴火燒。

从打解放到現在，这里开过不少的大会：反奸訴苦，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都是在这庙院开的会。今日的会，是复查斗争的最后一个斗争大会。群众的情緒特別高漲，这一位發言剛停，那一位控訴的又站了起来。

“耿月槐，你这个坏种！庄乡們送你的渾号‘更越坏’，一点不冤枉你。”这位說話的叫陈治儉，五十多岁，一說話气的臉色慘白，鬍子一“炸”一“炸”的，語音也打疙瘩：“咱当着大伙臉前头，打开窗戶說亮話！更越坏你自个兒說說，你，还算人嗎？仗着你兒子当国民党，看上誰家的地好，非掘索到你手里不行。庄乡們哪个不知道，我东崖头上那三亩地，好地質，把你这个坏种迷上了，便說：攢着你祖塋的風水，非要买过去不成。众庄乡們：俺就靠那塊地吃飯，能卖嗎？不卖，你就写呈子告俺。那嚕的县太爷和你相好，你說啥还不是啥？俺进了三趟城去打官司，挨了打，归結打輸了，花了老些錢。到了，还是得卖地还。……更越坏呀，你就是这么着逼走我那地

啊！”

會場上喊起了口號：“打倒更越壞！要回咱那地來！”

……

“對呀！大伙說的對！今日我就是回我那地來，有毛主席給我作主。”陳老漢繼續控訴：“咱再算一宗賬：日本鬼子，占在利國鎮那嚮，你當漢奸，干維持會長，領着漢奸隊抓壯丁，把我那獨生兒子逮了去。如今五年了，連個音訊沒有，生死還不明哩！……更越壞，你拍拍你那狗心想：你把我害的家破人亡，老來落了個無依無靠哪！……”

陳治儉說完了，又是一陣口號聲。

緊接着，人群里站起一位老太太。她，花白頭髮，眼里含着淚珠，拄根拐棒，一跌一撞地沖過來，指着更越壞，用啞啞的嗓子說：

“你这个坏东西！今日該我老婆子出头了，我要吐吐这一肚子苦水：

“乡亲们！上三十岁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剛兒他爹是怎么死的来着。——我記得很清楚：民國十九年，更越壞你爹還在，有一夜，你家失了盜，叫賊偷了牲口去了。到第二天清早晨，你爹上俺家來打轉游，你也跟着，把俺剛兒他爹的鞋子搶了去，說：他那鞋底，跟賊人落在你牲口欄里的腳印一般大。這麼着，你爺兒倆就把偷名硬加到俺剛兒他爹身上。你把他綁起來，吊在大樹上，皮鞭麻繩地打了個稀糊爛！……嗚嗚，天哪！天底下的人，不許有一樣大的腳嗎？唉！歸總，還叫俺找了保人，寫了文書。俺那老实人，受了這一場折磨，心里憋着膈氣，吐不出來，推不出去，不上三天就咽了氣哇！嗚……俺那人死了，你又逼俺，拿着文書，硬奪了俺那五畝地去，還說不夠賠

那牲口錢。等俺的剛兒長大了，為你家白扛了幾年小活，你還說沒清賬啊！……”

她要說的話，還沒講完。但是悲痛和氣憤堵塞了她的胸口，喉嚨哽噎，她暈倒了。……跟前的兩位婦女會員，趕忙圍上去，把她架起來。

會場上又呼開了口號：“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債！千年的苦水倒出來！”……

老太太瞪着兩隻眼發呆，像是被大家的口號所鼓動，她握起斧頭，全身向更越壞撞去，“我跟你拚啦！拚啦！”

更越壞被撞倒了，連撕帶掙挨了一頓。他像只老獺豬上了宰場，直哼哼地叫疼。這時會場里一陣騷動，有的喊：“打呀，打呀！”有的來拉老太太。民兵隊長陳志剛，攙着她的胳膊，連聲喊娘。待人們拉起志剛娘來，只听“咔”的一聲，她用嘴咬下更越壞的一個衣裳角來。

會場上，一陣亂轟轟。

農會主席趙英奎急了，忙和陳志剛說了几句話，打發兩個人把老太太送走了。

“安靜，安靜，繼續開會。”趙英奎向大家喊着。

在場的人，一個個心里緊張，活似箭上弓弦，也許因為緊張過度，一時沒人起來發言。

頓時，西南角上坐的婦女們，唧唧咕咕地開起了小會：“說吧！”“人是他丟的，你怕什麼！”“站起來說呀！”

趙英奎站在桌子前頭，大聲地號召：“對，說呀！今日是窮人訴苦的時候，不要怕，共產黨給咱撐腰！有——”

“報告主席！這裡有人發言！”一位婦女會員舉手，打斷了他的話。可是發言的，並不是那個舉手的，而是姑娘呂大

柴。她站起来，先是搓抹着紅腫的眼圈，然后瞪起了大眼睛，沒等說話，就气的咬紧牙根，臉也沒血色了。

“更越坏，你这个不吃人粮食長的！俺从进到你家，一連四五年，受的那苦呀，……哎，是白天叫俺燒火，晚上看磨，冬天給你全家人洗衣裳，不讓用热水，凉水冻裂的俺那手，像小孩口一样呀！你們一家人，五冬六夏地淨吃白面，叫俺大年初一还吃粮食皮呵！……唉！”

“这还不算受罪，还有說不出来的罪，不，今日当着众人，我得揭出它来：那年冬天，一个晚上，你家人都沒在家，你在堂屋里間里，躺到鋪上抽够了大烟，就扯着嗓子喊俺，說去給你縫补大褂子。俺想：老爷的衣裳全是新的，干么还补呢？可是，你連声地高叫：‘快来，快来！’俺敢不去？誰知道，俺一进屋，你就把里間門关了。俺一看事情不妙，怕是又挨打。那想到，你跑上来攆起俺来，滿腮的鬍子扎俺的嘴，也听不出你咕囔了些什么鬼話——当时俺吓的不敢动弹了，你就把俺拖到鋪上作踐了哇！……那年俺才是十六岁的人哪，比你閨女还小的多哩！你这个狗娘养的，还有点人味嗎？”“呱！”說着跑上去，打了更越坏一个耳光。要不是別人拉着，她定准狠狠地挨他一頓。

.....

斗争会一直开到日头西下。訴苦的一个接着一个。在会結束前，农会主席赵英奎講話，他皺着眉头，用力地吸几口烟，声音高重慢挫，仿佛一个字落地，都能砸起暴土来：

“耿月槐，你这个地主、恶霸！你剝削穷人，杀害好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今日庄乡們給你揭騰出来了，你还有什么話講？——你說，大家說的冤枉你嗎？”

“不冤枉，半句也不冤枉，都是实话。”更越坏像鸡吃米般地点着头，“我姓耿的，往后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劳动，重新做人。我一定……唔，请庄乡们高抬贵手，宽大我，我一定——”

“住嘴！”主席一拍桌子喝止他，“痛改前非？晚了！现在，我代表农协会宣布：全部没收耿月槐的财产！并把他送交民主政府，依法惩办！”

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爆竹般的掌声。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穷人翻身万岁！”

……

口号声，一句比一句高，震动了会场，震动了这古老的庙宇，震动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

民兵班长赵国兴，高兴地跑上钟楼敲开了钟：“当，当，当……”。斗倒赵善人的时候，他一下一下地敲；斗倒陈二黑子时，他两下两下地撞；这次是一连三声地敲着。他笑盈盈地说：这是表示耿家道口村的“三害”除掉了，是复查斗争的最后胜利！

散了会。

人们扬眉吐气地涌出了庙门，抱着小孩的，携着小马扎的，一个个都回去了。庙院里只闷下一个人，这人是民兵队长陈志刚。他派两位民兵把更越坏押走，又不放心地在清查会场，看了前院看后院，怕人们掉下什么东西。他斜背起大枪来，把桌子、凳子，一一搬进了大殿。收拾完了，摘下枪来，用手帕拂拂枪上的暴土，他才扭身走出了大门。

在西墙外头，忽然听到有什么动静。“谁呀？”志刚拐过墙

角去，一看，是剛才訴苦的呂大榮。她獨自依着牆外的樹在哭，抽抽答答的，一把鼻涕一把淚。

“啊！大榮，你在这里……”陳志剛驚訝地說。

“我——”她瞪起了泪流不止的眼，忽然又用雙手搗起臉來，“哇”的一声哭道：“志剛哥呀！我不能見人啦！……”

陳志剛揚著頭，沉思一会，靠近了她，著急地說：“你，真是，怎麼這樣想呢？罪，在更越壞那老家伙身上。我們一定辦理他。你的苦，應該訴出來嘛！”

“可是，過去我一總瞞著你呀！”

“對我說不說，沒啥。我早也聽人說過這事。你今日在大會上說出來，更好！”

“這麼說，往後你還和從前那樣看待我？”

“淨胡思亂想！”志剛有點不滿意她的多疑，“放心吧！你受的苦處越多，我越疼你的。……噢，這幾天事多，我顧不過來，你一個人在家嫌悶的慌，那就上我家去住，跟我娘做伴。”

“那——”

“沒什麼。我成天白黑的，在民兵隊部里，你大娘自己在家冷清的慌，很願找個伴的。”

太陽落了。一片紅霞普照著大地。村子里的鑼鼓聲，時緊時緩地響起來。

“聽，打的鼓點子，叫九龍翻身不？”大榮受了安慰，心平靜了，岔開話題問。

“不，才改了名，叫窮人翻身！”志剛看看她的臉，淚痕里露出了欣慰的笑波。“今晚上開雇貧團●會，我得快去。——

● 雇貧團是雇貧農團的簡稱。土地改革時，有些地區臨時組織的，以農協會員中的雇貧農成分的人為團員，黨支部領導。是鬥爭中的骨幹。

你也回家吧！”說罢，他把大盖槍背在肩上，急匆匆地走了。

大荣望着他的背影：藍褲，白褂，黃軍帽。紅皮帶，綠綁腿，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材。“多么結实的小伙子！人品又是那样的厚道呀！”敬佩的心情，使她不自禁地回味到过去，很远很远的过去。心里一陣苦酸一陣香甜。“志剛哥呀，你才是我的亲人啊！”……

呂大荣的老家是魯南。十四岁那年，家乡鬧水灾荒；人把树皮都吃光了，国民党沈鴻烈的軍隊，还橫征暴斂。爹娘都餓死了，她被人販子騙到这里，卖给更越坏当了头子。只寻思落个人家吃頓飽飯，那想到是一步迈进了火坑。……

那一年，志剛正在更越坏家里扛小活。日子長了，大荣和他混熟了。两个人便不断偷偷地說話，彼此訴說苦難。这样一連二年。他們的年齡漸大，懂的事多了，二人就成了知心的朋友。做活兒碰在一起，互相瞅一眼，抿着嘴笑笑。到夏天，志剛的衣服髒了，叫汗水漬的貼到肉上，太阳一晒，滿是碱花，可是他脫下来挂到鉄絲上，去睡一个午覺起来，大荣已經替他洗好晒干了；她没有出門的自由，志剛却每天下坡，有时在地里找到个野生的甜瓜，他也舍不得吃，用手巾包回家来，瞅人看不見遞給大荣。爱情在他俩中間产生了。

更越坏看破了他們的关系，便怀恨在心。原因是：大荣越長越俊了，成了全村数一数二的姑娘。更越坏这老家伙，早就起了騾子心。

一天晚上，大荣到天井里堵鷄窩，看見馬棚里点着灯，隔过窗樞孔看見：志剛蹲在槽边的土炕上补鞋子。心里忍不住了，她便輕輕地推开门，溜进去，一面替他縫补，一边低声地說句知己話。有笑臉，也有眼泪，二人越說越热火，“投机的

、話兒千句少”，不覺談到了月偏西。

更越坏黑夜出来解溲，听見了他俩說話。

第二天天一麻亮，更越坏就把志剛捆起来，吊在門梁上，水蘸麻繩像落雨点似的，沒头沒脑的打了一頓。一边嘴里还罵声不絕。“批呀——批呀——”“往我的头頂上拉屎哩！真他媽的，敗坏我的門風！”

大荣正在看磨，听到志剛挨打，心像上油鍋煎似的，打一下，她觉得自己指甲里刺进一支鋼針。她，不止一次地昏倒在磨道里，直到被驢蹄子踩烂了腿，才清醒过来。

志剛被打得死去活来，嘴里却沒吭一句軟話。他回到家里，包了包身上的伤，当天夜里就失踪了。——也就是在这一黑夜，更越坏南場里的房子，着了一把大火，化为灰燼了。

更越坏逼走了志剛，就对大荣下了毒手。……直到来了八路军，她才从牢籠解脫出来。第一次反奸訴苦时，农会給她要了三亩地、兩間房子。她开始过着新的生活，还参加了姊妹团呢！

可是，志剛哪里去了呀？好几年沒个音訊。她日夜想念着，想得愁眉不展，把眼泪咽在心里头。頂难过的是，他临走連句話都沒留呵！……盼呀，想呀，一熬三年。去年春天里，他总算回来了。志剛是个有志气的人，是帶光荣章回来的。村里老少們，哪个不像拾了只銀碗样的欢喜呢！

不出几天，志剛被选成了民兵隊長。大荣不断見他的面。他对她，还像三年前一样的好。少年时的情誼，加上新的敬佩，大荣自然更爱他了。她已是十九岁的人了，自己过日子沒依靠，很想归个好人家。一年多来，她想过好几遍，要和志剛哥談談，定下自己的身世，可是他呢，忙的不得空，成天办

村里的公事。心里的話，也沒撈着跟他講通。两人的关系，如今落了这么个成色：心里决定了，嘴头还没說定。

今日在大会上，大荣訴苦后，心里勾起了往事，越回忆越难过。她沒等开完会，独自出了庙門，哭开了。想不到，志剛又来安慰她一陣子，又那么亲切地叫她上他家里去。这使大荣打心底里感激他，敬慕他，怎么能不更爱他呢！

陈志剛和大荣談了会子話，回到家天不早了，他便忙忙促促地吃点兒飯，赶快去参加雇貧团会。

雇貧团会，是在办公室里开的。

村里办公的地方，原先設在观音庙里。复查斗爭开始，才迁移到这所宅子来。这个院落，处在村子当中，高台阶瓦門樓，全村数第一的房子。当年，更越坏刮干了若干人的血，修起它来，住在这里，車上来馬上去，接待过县官、日本人和大财主。今天，更越坏和他小婆子被赶到后院两間屋里，民兵在二門口站下崗，限制他活动；这前院，便成了个活跃地方：村公所安在西屋里；东屋成了保存斗爭果实的倉庫，門上貼着封条；南屋里，打了个板鋪，当作民兵队部；大北屋就是农会的办公室兼會議室——不是大会用不着上观音庙，一般会常在这里开。今晚的雇貧团会，就算是一个。

雇貧团会上，人数比农协会会员会少，比全村群众大会更少。可是参加的人，都是乡村无产者或半无产者。他們斗爭性坚决，立場穩固，是农会中的骨干。村里进行土改、复查工作，总是先开这个会，讓雇貧农們提出意見，再拿到会员大会上討論决定。今晚上这个会，是商量分配斗爭果实的事。

亏了抓的紧，志剛来到，会还没开始。人們圍着桌子，在

猜一封信。这个說：“准是又要担架支援前綫。”那个道：

“擋不住是叫組織慰問团，到医院去慰問伤员。”……赵英奎一見志剛，忙从桌边站起来說：“可来了个有眼的！区上通訊員小顧，剛送了个信来。你看看是什么事？”說着，他把信遞給志剛。众人都笑着說閑話：“咱雇貧团里淨大老粗！”“翻了身，可得好生学文化呀！”

陈志剛原本也不識字，当了三年八路才学的，簡單的信能写通能看懂了。他接过信来念：

通知

茲因近几天里，从你村过部队。希作准备，組織群众迎接。

此致

陈家道口村公所：

××县第五区公所

6月16日

人們一听，全乐了：“哈……原来是要过部队呀！”“咱們瞎猜了半天。”“准是前方又打了胜仗，来后方休整啦！”

……

赵英奎又把通知叠起来，烏木杆烟袋在嘴里晃几下，慢言慢語地問：“誰知道：小清河渡口上那浮桥还有不？”“有。前天有上河那边赶集的，还走来呢！”“軍分区在河南駐，桥就撤不了！”英奎点点头說：“那就好，省下我們預备摆渡船。好啦，現在开会，研究我們的問題！”

会議开始了。

一开，又是一个半夜。怎么分配土地？怎样分配房屋？这两个問題，很快就統一了意見：土地，还用第一次土改的办法，好的坏的划成三等，按人口平分；房屋，逐戶决定。爭論

不下的，是在分配浮財上。人們提出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主張把農具，家什，衣物分成三堆，排隊領；雇農每堆任檢兩件，貧農檢一件。有人不同意，說先後不公平，就又出了第二個辦法，農具，家什，衣物一樣一件，搭配成若干小堆，拈阄，得着哪堆算哪堆。這個辦法，反對的人更多。末了，還是老組長陳治檢（就是在大會訴苦的那位老年人）提出個辦法來：所有的浮財，一件件地估出價錢來，貼上價碼字條；農會出一種條子票，寫“元角”蓋公章，按等發給貧雇農，讓他們自家去買，看中了哪件買哪件。大伙一聽，都贊揚這個法兒好，一致通過了。

散了會。趙英奎又和陳志剛研究，明日去參加區委分點召開的會，怎樣彙報工作。又決定：迎接部隊的工作，交給村長耿連生具體負責。二人商量妥當，天過半夜了才睡覺。

第二章 風起雲漫

這天大清早，耿家道口村像過年一樣，老老少少都行動起來。十字街口，安了幾張大方桌，擺上成行的茶碗。牆上貼上了很多條新紙標語：“歡迎解放軍！”“慶祝前線的偉大勝利！”——隊伍開進了村。“窮人翻身”的鼓，又響開了。戰士們邁着雄壯的步伐，踏着鼓點兒，從人群夾道中穿過。

“同志，喝口水吧！”一位青年婦女，端起熱茶讓着。

一個戰士敬了個舉手禮，接過碗去呷了兩口，道一聲“謝謝”，又迅速地趕上了隊伍。